

高凤翔
著

心旌为谁动

远方出版社



心旌为谁动

高凤翔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旌为谁动 / 高凤翔著. — 呼和浩特 : 远方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555-0902-8

I. ①心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2178 号

心旌为谁动

XINJING WEI SHUI DONG

作 者	高凤翔
责任编辑	董美鲜 贾玉梅
责任校对	心 妍
装帧设计	王改英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	(0471)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170mm×240mm 1/16
字 数	320千
印 张	21.75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2 000册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55-0902-8
定 价	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前言

修改完长篇小说《心旌为谁动》并交付给出版社后，原想静下心来好好读几本书，可创作的惯性还未完全停下来，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依然任性地往脑海里闯，创作过程也不管不顾地涌入心田。

小说写的是情感故事，本质上探讨的却是面对诱惑时人生选择的问题，也是作品所要揭示的主旨：人生在世，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诱惑。选择正确，鲜花掌声；选择偏误，轻则铸成感情痛苦，重则影响人生。这就要求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爱情观，具备明辨美丑的能力，更要有抵御诱惑的定力。这样的主旨好像有些高大上，但现实生活确实需要这样的情操，不是吗？

写作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小说怎么写？文学概论里对此虽有明确的定义，但每位作家的认识和理解不同，于是便有了各种写法和文学流派。显然，这不仅是单纯的技巧问题，而且是对文学的认识问题。事实上，没有哪个作家不想把自己的心血化为精品，创作时都会呕心沥血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真诚。但光靠真诚和激情远远不够，创作不但需要相应的生活积累、思想内涵、审美认知和表现技巧等，还需要作家对生活 and 文学的感悟。文学创作像雕制玉器，如果没有见识、美的发现和高超的表现技巧，怎么会打磨出美轮美奂的精品？

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在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，使作品更具文学价值。也许自己被多年形成的写作和审美思维框定，好像一直没有走出创作老路的窠臼，总是不自觉地按照个人对生活的观察、理解和经验去写，于是，难免有老生常谈之嫌。有人曾说我的作品有个性，我不知是褒还是贬。褒固然好，贬也正常。但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创新需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。我书读得不多也不精，生活积累不够厚重，领悟能力不够强，表现技巧不足，怎敢自贴创新的标签？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创新理念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丝毫没敢忘却，因为那是创作成功必备的要件。

创作中我还体悟到，小说创作时思考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说在生活积淀的基础上深入思考。对生活的典型化叙述是作家的真本事，那是让艺术高于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。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，是从心灵流淌出来的，生活不经过作家大脑过滤，怎么会形成上乘之作？因此，作家必须学会用正确的世界观艺术地概括生活，才有可能塑造出感人的典型形象，创作出不同于他人的富有精神内涵的文本。

不知深浅地谈了些许创作感悟，正确与否我不得而知。但我丝毫没有好为人师之意，因为我不具备那样的资质，只是想把创作心得晒出来与读者分享。我清楚，再喋喋不休就有畅谈经验之嫌了，如若那样我简直太不识趣了。

不管做何感想，作家靠作品说话。但愿读者阅读本书后，说凑合着能看，我愿足亦！

二〇一七年二月

第一章

1

星期天，肖梅坐在光线充沛的书房里，身子仰靠在褐色藤椅里，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，听着舒缓的音乐，捧着《艺术美学》在津津有味地研读。她头上系条粉红色发带，在白色连衣裙的衬托下，色彩显得特嫩艳，看上去俨如油画中优雅的知性女子。读到赏心悦目时，她纤纤的手指在身旁的钢琴键盘上轻而快地滑过，有小桥流水之音在屋里荡漾开来。

手机响起情深意浓的醉人歌声。肖梅从桌上拿起手机放在耳边，那边便传来刘梦的声音。她俩既是街坊也是闺蜜，大学同住一个宿舍，两人感情甚笃，亲如姊妹，连衣服都不分彼此。刘梦告诉她，南三环附近有家花店玫瑰花到货了，品种不错。挂了手机，肖梅起身从衣橱里拿出防寒服穿在身上，把《艺术美学》夹在腋下匆匆走出书房。

她喜欢侍弄花花草草，这座城市里流行的品种她这儿一应俱全，亲友们说一进她家就像走入了百花园。上个月她去省城参加培训，回来后发现玫瑰枯萎了，特伤心。她对玫瑰情有独钟，看到它心里就充满一种莫名的甜蜜。

驱车来到花店，果如刘梦所言，玫瑰品种极好。肖梅中意，价也不讲掏钱买下一盆。时值仲春，北方依然春寒料峭，她抱着花盆来到门口，有凛冽的冷气扑面而来，不由得打个哆嗦。她怕冻伤，脱下防寒服把花捂盖好，匆匆跑向停车场。心急腿快，下台阶时，脚下一绊，鞋跟活动了。她穿的是中跟鞋，鞋跟出现故障走路跑偏，很别扭。前边不远处有许多修鞋摊，她拉开车门把花放到后座上，一瘸一拐地朝修鞋摊走过去。

仿佛迎来了财神，修鞋师傅们眼前一亮，操着各种声调热情拉客，样子像不要钱白尽义务似的。有一位师傅与众不同，抱膀静静地坐在折叠椅上，注视着过往行人，像在研究什么。看到妙处，顺手拿过身旁的小本本，低头在上面急速描画起来。格格不入自然夺人眼球，她不顾其他师傅的吆喝来到那人跟前，坐在专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，把手中的书放在修鞋的工具箱上说：“师傅，修鞋。”

修鞋师傅没看她，手继续在本子上忙碌，说：“等会儿。”

到嘴边的肉不吃，居然把上帝晾在一旁，世上还有这般做生意的，她不满地站起身准备离去。刹那，修鞋师傅本本上的画牵住了她的目光。那是街上行人的速写，线条流畅，虚实相映，造型生动，市井味浓烈，芸芸众生相跃然纸上。她非常惊讶，在这下里巴的地方，还有这般的阳春白雪？她不懂画，但却隐隐感到，面前是位训练有素的画家，如果没有高超的技能，怎会寥寥数笔形神兼备。她不由得打量起修鞋师傅。他大约有二十七八岁，长相像奶油小生，举手投足颇具大师范。

修鞋师傅停下画笔，身体后仰眯起眼睛审看一会儿本子上的速写，眉眼上泛起满意之色。他合上本子扭头看过来，见她岿然不动地坐在旁边，一愣，说道：“哦，你没走。”

她说：“我的鞋还没修呢，为什么要走。”

他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让您久等啦。”

或许修鞋师傅有文化的缘故，她说：“不客气，没事。”

修鞋师傅笑笑，看得出来，他欣赏她的大度：“鞋哪儿坏了？”

她脱下鞋递过去说：“鞋跟活动了。”

他检查一下说：“小故障，您稍等。”说着拿起刀子熟练地揭开鞋底垫。

她的心抽紧了。她担心这样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修鞋技术不会好，自己的鞋是名牌，价格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，被他修坏那损失可大了。她密切地注视着他操作，一旦发现有什么不规范的行为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制止。他没有注意她的表情，伸手去工具箱里拿锥子，看见放在上面的书，目光一亮，询问说：“书在哪儿买的？”

“书店。”她随口敷衍说。

他饶有兴趣地问：“哪家书店？”

“新华书店。”她皱了下眉头，为他的不务正业。

他掏出手机，按号，放在耳边：“喂，您好，新华书店吧？你们经销的《艺术美学》还有吗？什么，你们没经销过？噢噢，对不起，再见。”挂了手机，他向她投去不满的一瞥。

她脸一烫，为自己的说谎。可一转念，马上为自己找到开脱的充分理由，陌路相逢互不相识，她干嘛非以实相告呢。

他的目光恋恋不舍地离开书本，低头继续修鞋。十几分钟后，他把鞋交到她手里。她穿上一试，无可挑剔。她惊讶地想，没想到他手艺还不错。其实她的鞋曾经在别的摊上修理过，不理想。

她掏了十元钱付给他，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他找好零钱递过来说：“有价，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
她匪夷所思地看了他一眼，起身向自己的轿车那边走去。

来到轿车跟前，她拉开车门刚想上车，忽听马路对面有人喊：“肖梅！”

2

肖梅回头去看，一对打扮时尚的男女向她走来。男的脑后梳条马尾辫，身穿米黄色风衣，整个一新潮艺术家范。女的一头黄发，蓝眼圈，红嘴唇，超短裙，高筒靴，地道的摩登女郎。如果他们在名字里再加上些洋文，那就是活脱脱的浪迹天涯的国际艺术家。

肖梅调侃地说：“你们不老实在家待着，怎么到处展销？”

男人潇洒地一甩垂在额前的头发说：“不是我们爱卖弄风骚，帅哥靓女深闺紧锁，那不是资源浪费嘛。”

肖梅被他的自嘲逗笑了，说：“你们到处乱跑，就不怕动物园把你们抓去供游人观赏？”

女人故作受宠若惊地说：“求之不得！”

肖梅止住调侃问：“你们忙什么去？”

女人斜睨一眼男人，讥讽地说：“别看他们祖辈家居山窝窝，几代土著，可到他们这代，尽整马长犄角的洋事，这不，其胞弟正当马路艺术家，我们过去看看他。”

他们和肖梅是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同学，男的叫夏雨，女的叫刘梦。夏雨是拉提琴的，刘梦是跳舞的。因为专业出类拔萃，毕业后双双被选进市歌舞团。歌舞团可不是一般的去处，那里精英荟萃，迈进那道门槛，只要自己努力，迟早会走红的，说不准还有可能蜚声艺坛。

刘梦问：“肖梅你忙什么去？”

肖梅说：“鞋跟活动了，过来修修。”

刘梦意识到什么，指着年轻的修鞋师傅，吃惊地问：“让他修的！”

肖梅扑蛾抖翅地眨动着长长的睫毛回答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刘梦一撇红唇说：“就他，哼，纯是挂羊头卖狗肉招摇撞骗，好鞋也让他修

坏了。”

修鞋师傅不爱听了，严正抗议说：“哎哎，乌鸦嘴积点德，别诽谤诋毁本大师。”他指一下身旁的工商营业执照说：“瞧瞧，有资质。”

刘梦揶揄地说：“就你，还大师呢，我呸，神汉吧你！”

修鞋师傅不服，指着肖梅脚上的鞋炫耀地嚷嚷道：“我说密斯刘，你受点儿累，睁开美丽的熊猫眼好好看看，哥们儿手艺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你当众颠倒黑白搬弄是非，真让本大师叔（孰）可忍婶（是）不可忍！”

大家哈哈地笑了。

肖梅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，问刘梦说：“你们……”

修鞋师傅抢答说：“她是本大师的嫂夫人，如若不然，她岂敢如此放肆。”

从他们叔嫂的调侃中肖梅得知，修鞋师傅叫夏天，自幼酷爱画画，自学成才。他自恃画技在身，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怀揣梦想从农村来到城里寻求发展。因没有合适的工作，暂以修鞋谋生。

肖梅斡旋地说：“你们别争了，夏师傅技术确实不错，不信你们看。”说着转动着刚刚修过的鞋给刘梦和夏雨看。

刘梦看了一下，不情愿地点头说：“喔，还凑合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”

夏天得意地仰起头，一副居高临下状，说：“那是，没两下子敢留分头。”

刘梦鄙夷地说：“你就吹吧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！”

夏雨和夏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凑过去跟弟弟说话。肖梅用手捅了下刘梦，悄声问：“哎，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娇羞爬上刘梦的眉宇，样子很像一幅名叫《新娘》油画里的主人公：“我们已经结婚了，现正在酝酿作品。”

肖梅吃惊地说：“啊，怎么连我都没通知！”

刘梦歉然一笑，说：“上个月出国演出，看见那里环境浪漫、景色旖旎，我们就在那儿合二为一了。”

肖梅觉得不可思议：“行啊你们，浪漫得也太天方夜谭了！”

其实，在校读书时，夏雨和刘梦是同学们众所周知的冤家对头。两人见面就掐，说话就吵，两天不吵三天老早的，不是夏雨把刘梦气得泪如泉涌，就是刘梦把夏雨弄得气喘如牛，大家都说他俩前世有仇。大四那年，有同学要弄他们，故意给他们牵线搭桥。刘梦放狠话说，这辈子她宁可嫁癞蛤蟆、虾耙子、屎壳郎，也不嫁给夏雨；夏雨更狠，声称自己一辈子宁愿打光棍、甩单枪，也不娶刘梦这样的小嘴乌鸦。瞧瞧，水火难容。

肖梅摇着头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世界之大果然无奇不有，看来老鼠真能给猫当新娘。”

“什么意思你，嫉妒我们吗？”

“瞧你说的，我祝福还唯恐不及呢。”

夏天听见肖梅跟刘梦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扭过头好奇地问：“刘夫人和肖小姐，你们说什么呢？”

刘梦白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个大男人家家的管我们说什么呢，去去，一边凉快去。”

夏天咧咧嘴，自嘲地说：“瞧瞧，纯属自取其辱。”

肖梅发现，夏天说话时眼睛不时瞄她手中的书，里面像探出一把钩子，大有把书据为己有之意。既然是熟人，而且印象不坏，就问：“你想看这本书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你拿去看吧。”

夏天抱拳当胸，连连摇晃着说：“谢谢大姐雪中送炭，小生没齿不忘！”

肖梅咯咯地笑着说：“夸张了吧，不就一本书嘛。”

刘梦抢白地说：“他这人就这样，好小题大做没事整事。”

夏天故作悲哀地说：“瞧我这人缘混的，连亲嫂子都当面诋毁，唉！”他悲声唱道：“小白菜呀，叶儿黄啊……”

肖梅觉得夏天特好玩。

3

第二天，肖梅上班路过夏天的修鞋摊，看见他仰靠在折叠椅上，跷着二郎腿，手捧《艺术美学》读着，样子有些痞气。她把车停在路边，从车窗探出来脑袋，按声喇叭。声音太大，夏天吓得一哆嗦，不满地看过来。见是肖梅，眉眼显出调侃的笑说：“哟，是肖大小姐，您这是鸣锣开道吗？”

肖梅一愣，仅一面之交，怎么就开玩笑，是不是有失庄重？

夏天察觉到肖梅的不快，收敛起油腔滑调，问：“您是来拿书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上班路过。”

“您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“市十二中。”

“哦，是老师，这么说咱俩都带‘匠’字。”真是泰山易移秉性难改，他的油腔滑调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

什么呀，风马牛不相及，简直瞎勾连。情绪是可以传染的，跟快乐的人在一起，心情也会跟着明媚。肖梅忍不住调笑说：“我岂能跟你相提并论，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教书匠，你，修鞋巨匠也！”

夏天用手指蹭蹭鼻子，做出难堪的样子问：“损我是不是？”

肖梅得意地说：“我哪来那本事。”她笑了一下算作辞行，驱车欲离去。

夏天急忙喊道：“哎，等等！”

肖梅从车窗探出头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夏天把《艺术美学》双手呈上，说：“完璧归赵。”

这么快就看完了？肖梅有些吃惊。这本书虽不是理论巨著，可怎么说也有二百多页，何况，这是本深奥的专著，即便会意地通读一遍也是需要时日的。一夜间能看完这样一本书的，不外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旷世奇才，一种是根本看不下去。夏天不知属于哪种。

夏天感悟到肖梅的心理，说：“以为我看不懂是吧？”为了证明自己能看懂，他把一本赭石色皮笔记本递过去：“敬请肖老师检查。”

职业使然，肖梅不假思索地翻看笔记本。上面记满密密麻麻的摘录，还有心得，且理解准确，体会深刻，融会贯通。肖梅抬头吃惊地去看夏天，发现对方眼白上布满密密的血丝，看来这家伙一夜无眠。身为教师，她对冰雪聪明且奋发向上的学生格外垂青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忙着挣钱，在书上下功夫的风毛麟角。

“学知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你要注意身体。”出于爱才心理，肖梅善意地提醒道。

夏天拍下胸脯，自诩地说：“咱这身板，整个一铜墙铁壁，没事儿，经折腾。”

肖梅对夏天的自吹自擂有点反感，可瑕不掩瑜，好感还是胜于厌恶，她说：“你的苦读精神可嘉，但要学会科学的方法。”

夏天讨好地说：“谢谢肖老师教诲，学生当永远铭记在心。”

肖梅一愣，发现自己妄自尊大，真把夏天当成自己的学生了，表情有点不自然。好在夏天没在意。

夏天说：“我一个摆地摊的，没有闲钱买书，如果你们学校有文艺方面特别是有关美术的书，请肖老师多多关照。别看书我看不好，可爱看，唉，做下病了，没办法。”话虽吊儿郎当，但眼神却是真诚的。

肖梅扑哧一声笑了，这人也太有意思了，明着看上去是自贬，实则变相褒扬之嫌。不管怎样，他的要求肖梅赞赏。开卷有益，年轻人多读书没坏处。于是她满口答应说：“只要你愿意看，我会源源不断地供应。”

夏天垂下眼帘，合掌当胸口念念有词地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活菩萨下凡还真就让俺遇上了。”他抬起头，做出一副至诚至真的样子说：“穷修鞋的，无以为报，要不这样，小姐在上，我给你磕一个吧。”说着仿效古代小姐向人道福的样子，手在身侧一拱说：“谢肖老师成全！”

肖梅被他的幽默逗笑了，笑得咯咯的。笑声惊动了旁边的修鞋师傅们，他们

的目光纷纷聚焦过来。身为教师放浪形骸愧为师表，肖梅忙收敛住笑说：“上班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。”说完，驱车离去。

夏天眼睛追逐着轿车大声叮嘱说：“可别忘了！”然后得意地打个响指，说：“瞧，到底是大画家，书报有专供！”

邻摊的修鞋师傅嫉妒地说：“你这家伙别看不务正业，可艳福不浅，看出来了吗，那女老师对你有意思。”

“瞎说。”

“根本就是嘛。”

“闭上你的鸟嘴，否则我可鞋底伺候了！”

第二章

1

学校放暑假，肖梅又开始精心侍弄花草了。虽说她对每盆花都倾注了爱，但玫瑰更让她用心，更让她多一份情感。每每侍弄它的，心里总有种甜蜜的感觉，好像有朦胧的期盼在里面。什么呢？她说不清楚。玫瑰似通人意，没有辜负她的期望，枝杈上结出密密的花苞。她憧憬地想，花儿是什么颜色的，红的、粉的、还是黄的？

妈妈从卧室走出来，告诉她刘梦来电话说，中午要在家设宴招待闺蜜，让她十二点前务必到达。末了，妈妈长长地叹口气。肖梅知道妈妈叹息的内涵，心里不免有些凄凉。女友们相继把自己推销出去了，可她还囤积闺阁。物品可以囤积居奇，女孩子不能，转眼就会成为明日黄花的。其实她也急，可急有什么用。选男友不是在市场上挑土豆萝卜大白菜，总得遇到有眼缘的吧，那可是要厮守一生的人，不能因为父母着急就把自己潦草地打发出去吧？

肖梅换上笑颜，撒娇地对妈妈说：“叹什么气，您若不想要女儿早说话，我立马走人。”

妈妈没笑，表情严肃地问：“别扯没用的，说吧，什么时候给我领回个女婿来？”

肖梅调皮地做个怪相，说：“慢则三年，快则两年。”

妈妈差点跳起来，说：“什么，还要两三年？火车都提速了，你这速度是不是太慢了！”

肖梅故作赌气样说：“您要再逼我，明天我就上街给你拉回来一个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瘸子拐子我不管。”

妈妈眼睛一瞪，说：“你敢！”

母女俩半真半假逗了会儿嘴，落地钟当当敲了十一下。肖梅对着镜子略施粉黛，下楼开车出了住宅小区，径直来到商场，买了礼品和鲜花，然后去了馨园小区。

馨园小区是花园式高档住宅区，楼房造型别致，颇有欧洲风格。环境绿化也很好，置身其中仿佛回到大自然。树上鸟儿鸣啾若歌，空中喷泉飞泻，地下水流淙淙，花儿绽放，绿草如茵，很有些南国的韵味。肖梅驱车驶进小区，在停车场泊好车，乘电梯来到五号楼三单元一二〇二室，伸手按响门铃。

门开了，露出刘梦那张白得晃人的脸膛。见是肖梅，她像未褪黄嘴的雏鸟娇嗔地扑过来，天真烂漫得俨如纯情少女。肖梅觉得夏雨真是有本事，把泼辣的女魔头驯服得如此柔情似水。

肖梅把鲜花和礼品献上去，说：“祝你们新婚幸福。”

刘梦低头在鲜花上嗅了一下，陶醉地闭上眼睛，用梦幻般的声音说：“哦，真香！”

腰系围裙带着白帽的夏雨哥俩闻声从厨房里迎出来。一个手里拿着菜刀，一个手上抓着把芹菜。夏雨把手放在胸前，向肖梅施个鞠躬礼说：“欢迎肖大小姐光临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肖梅调笑他说：“你又不是新郎，这不反客为主嘛。”说完她就后悔了，为自己说话太冒失，如果夏天脸面薄承受不了那会很尴尬的。

夏天哈哈一笑说：“本大师闲云野鹤四海为家，何来反客为主之说？”

担忧烟消云散，肖梅欣赏夏天的机智和善变。

刘梦喝退夏天，引肖梅参观她的新房。房子很宽敞，采光也好，装修豪华，家具现代，俨如星级宾馆。购房首付多少另当别论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怕难以供养，就说冬季取暖费，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刘梦和夏雨刚刚参加工作，每人一个月四千元工资，取暖费就要占去相当一部分。这要换成一般新婚夫妇，肯定心有顾忌，但刘梦不怕，因为她有坚强的后盾。父母虽是退休工人，但爷爷留下几处房产，且地处繁华的商业区，每年房租收入可观。父母只有一个女儿，留钱何用，就源源不断地把票子供应过来，由她撒着欢花。

参观完毕，夏雨炫耀地问：“肖老师，感受如何？”

肖梅由衷地说：“我很羡慕你。”

夏雨故意问：“羡慕我？羡慕我什么？”

肖梅说：“娶了一位白富美的孔雀女。”

听到这话，刘梦嚣张起来，冲夏雨嚷嚷道：“你听听你听听，连肖梅都这么说，要不是我，你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？就你们家穷得屁股后挂铃铛，叮当作响，住牛粪棚子去吧你！我可告诉你，以后对我好点儿，否则我就把你这牛鬼蛇神扫地出门。”

夏雨嘿嘿笑着说：“那是那是，以后全听太太吩咐。”

刘梦满意地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夏天不愿听了，嚷嚷说：“哎哎，牛了点儿吧，刘嫂子。”

刘梦斜睨着夏天，不屑地说：“根本就是嘛，你们家除了有你们两个传宗接代的人，再就有天天拿大药片当黄豆嚼的老头老太太，还有什么？哎哎，你别拿北冰洋常年积雪不化的眼睛白我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夏天说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么对待夏家大公子，嫁的是老公还是小跟班？”

刘梦鄙夷地说：“你们都穷成那样了，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”